

周原考古記

徐錫台

一 周原歷史地理概況

周原遺址位於陝西省關中西部，岐山、扶風兩縣之間，距西安約二百華里(圖一)。這塊原地是周王朝的發祥地，自古公亶父由邢遷居周原，到文王晚年徙豐為止，此處一直是早周都邑。關於周原的位置記載，如《史記·周本紀》：「古公亶父踰梁山，止于歧下」。《集解》引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駰案皇甫謐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詩·大雅·綿篇》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歧下。」《周原廡廡，董茶如飴。》《詩·毛傳》：「漆、沮、歧周二水也。」《水經注·渭水中》：「高士奇曰，原東西橫亘在今岐山縣東北四十里。」「小橫水逕周城，歷周原下。」《孔穎達疏》曰：「周原沮、漆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大清統一志》曰：「周原在今岐山縣東北四十里箭括嶺之陽。」

古周原，從廣義上講，地範圍極為廣大，北倚岐山，南臨渭河，西至渭水，東到武功。若從狹義來說，周原地區，北為羣山，南至今扶風縣城、黃甫、杏林，東到天度、上陽，西達岐山益店、蒲村。文獻上所載的周原實係周都岐邑範圍，包括今岐山京當、鳳雛、周家、董家、賀家、禮村、王家、雙庵、衙里、祝家、歧陽、流龍咀、南祁家、青化丁童家、扶風法門寺、齊村、上、下樊村、召陳、康家、任家、庄白、劉家、黃堆雲塘、強家、齊鎮、齊家等村。古公遷居周原，因地名改國號曰周，所建都邑，繼續稱「京」，今「京當」一名，仍保存這個舊名的痕迹。東西長7.5公里、南北寬約7.5公里(圖二)。

在周人遷居周原之前，這一廣闊土地上曾居住過原始社會的「仰韶文化」、「陝西龍山文化」(又稱客省庄第二期文化)、「齊家文化」時期的人。如在岐邑遺址附近就發現王家咀仰韶文化遺址和雙庵、屯子頭、歧陽堡、流龍咀等陝西龍山文化遺址。

周原地勢險要，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足，是適宜人們生產和繁衍生息的好地方。古公進住原周後，首先征服當地土著部落，並依靠南北二山為屏障，然後派兵向東、西挺進。西面控制住寶雞通向西北、西南的咽喉，出可進攻一些小諸侯國，退可守住這個關口。王季封文王母弟虢叔于西虢，即今天寶雞市虢鎮附近。近幾年來，我們在

寶雞地區戴家凹、姜城堡、桑園堡、菽家庄等地，都發現早周和西周遺址。向東挺進，控制住潼關，文王又封母弟虢仲于尙(上)虢(號)。

周原土地肥沃，正如《詩·大雅·緜篇》所云：「周原膴膴，萇茶如飴」意思是說肥美的周原，生長的野菜也是甘甜可口的。直到今天，岐山賀家、禮村畝產千斤糧，扶風召陳、庄白等村菜籽畝產也有五百斤，真是名不虛傳。周人有了這塊肥沃土地，可生產出大量的糧食，不但能够養活所有的周人，而且可以保证戍卒出征的糧草充足。正因為由于這樣有利的條件，王季、文王才不斷率領周人攻打鬼戎，戡黎、滅崇、征巢、伐蜀等，不斷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與地盤，與殷人相持對抗。到文王末年，周文王爲了東進滅商，才把周都城由歧邑遷徙于灋(今長安縣灋河西岸馬王村等地)，武王都鎬(即灋河東斗門鎮附近)。儘管文王遷都于灋；武王又遷都于鎬，但由於周原是周人宗廟所在地，又是周王朝發祥地，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仍是佔着相當重要地位。武王滅殷後，把周原分封給周、召二公作爲采邑。但國家凡遇重大事情，周王和諸侯大臣等亦經常來到周原，于宗廟進行祭祀其先祖和議決國家大事。成、康以後，爲別于新營的成周、王城，周人改稱這裏爲「宗周」。這裏的周人宗廟始終未廢，成爲周人頂禮膜拜祭祀祖先的重地。直到戎人入侵，幽王被殺，周平王東遷都于洛陽，歧邑毀于戰火才被廢棄，周原日漸荒廢，變爲良田。

爲探索周文化的淵源，進一步研究早周和西周歷史，我們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和歧、扶地區經常出土早周與西周青銅的綫索，省考古研究所派出岐山考古隊，從1960—1961年底，于岐山禮村東北發掘出早周半地穴式房屋遺迹和遺物。1962—1963年我負責省所岐山考古隊，于岐山賀家村西北發掘出早周和西周54座中、小型墓和車馬坑一座，獲得許多遺物，對探索周文化淵源提供了寶貴資料。1974—1975年，我會兩次去周原進行勘查，獲得西周殘瓦當兩個。1976年2月24日，我于岐山鳳雛村庄南發現周初甲組宮殿(宗廟)基址，并主持這一宮殿遺址的發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教師嚴文明也參與這一工作，後來西北大學考古專業師生也來我們工地進行考古發掘實習。參與這一工作的還有岐山縣文化局副局長于得韜等。1977年春，我們于該組宮殿西廂二號房間十一號窖藏中出土早周卜甲一萬七千多片，其中帶字卜甲近三百片。同年春又于扶風召陳村北發現西周晚期巨形宮殿基址，并進行大規模發掘。還發掘齊家村東西周中、晚期平民住的夯土房屋遺迹和雲塘製骨作坊。

1961至1963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曾派出一個隊于扶風齊家村東進行過大規模發掘，後因文化大革命開始而中斷。

二 周原遺迹遺物的發掘

(一) 周早、晚期宮殿(宗廟)基址

鳳雛村周初甲組宮殿(宗廟)基址，位于鳳雛村西南，乙組宮殿正東，大溝正西，賀

家村正北。殿基址南北長45.5米、東西寬32.5米，計1,469平方米。整組建築基址座北朝南，北偏西 10° 。這組宮殿(宗廟)基址是以前(大)、中、後(東、西)庭與前堂後室、左、右門塾、東、西廂房、面帶四周迴廊和過廊所組成的(圖三)。該組宮殿(宗廟)左右相稱，結構謹嚴，佈局整齊有序。全部建築于整片夯土台基上，實係一座高台建築。

前庭，又稱大庭，如《小孟鼎》銘文記曰的「大庭」。

正對門塾正中門道之南4米處有一道屏風牆。即是《爾雅·釋宮》所稱：「門屏之間謂之宁。」晉郭璞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屏謂之樹。」孔安國傳：「小墻當門中」。屏風牆長4米、厚1.2米、殘高0.2米。牆東端有柱礎石二塊與木灰痕迹。屏風牆殘基的南北兩面均抹有細沙、白灰、黃土攪拌的三合土墻皮。

門塾正中為門道，南北長6米、東西寬2.8米，計面積18平方米。地面中間稍高，南北兩面為斜緩坡。地面和墻壁都用三合土塗抹，光滑堅硬，門道兩側貼進墻壁各有南北排列、東西對稱柱石四個，間距0.8米—1.9米和2.9米。東側南端柱洞約0.5米深有木炭灰。門坎在門道中畧偏北。此門道即是《爾雅·釋宮》中所載的「正門謂之應門」。郭注：「朝門」。

門道兩側為東西塾，又稱左右門塾。《爾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孔安國傳云：「夾門堂也」。

東塾台基，東西長8米、南北寬6米、高出南壁檐坡地面0.48米，高出中庭南邊地面0.6米。有柱洞、礎石11個，可分為三間，每間寬2米、進深約4.5米。

西塾與東塾相對稱。西塾有窖穴2個，編號為H13、H18。

東西門塾與東西廂房面朝前庭(大庭)是轉角處各有一個台階，通向門塾和廂房的迴廊。

由前庭(大庭)通過門道進入中庭，即是《喪禮》中所云的「中庭」。如甲、乙、丙《此鼎》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此殷》銘文記曰「此入門，立于中庭。」¹又如《衛簋》銘文記曰：「衮(裘)衞入門，立中廷北鄉(向)。²中庭東西18.5米×南北12米，計有222平方米。周圍畧高些。庭低于台基地面0.61米。中間低于房基1米。接近房基四周有檐坡。坡面抹有1厘米厚的三合土。有東西廂房和殿堂南的擎檐柱洞12個。屬東西廂房迴廊擎檐柱洞4個，為長方形與方形兩種，底有礎石和小石塊，深度不一，有的已露出地面。屬于西廂迴廊的檐柱洞六個。其中二個緊貼四廊基壁東邊。其餘四個距迴廊基壁1.3米處有礎石，全為圓形、間距約1.3米至3.2米左右。屬于殿堂前檐柱洞礎石四個。有長方形和圓形兩種。于阼階與殿堂前交角處的一個柱洞，底無礎石。于側階東側有一堆平整的卵石，可能也是立柱用的礎石。中庭東西兩邊各有台階二個，每階約三層，分別通往東西廂房前的迴廊。中庭北邊與殿堂交接處有三個台階，中曰阼階，東

1. 《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圖一九六至二〇六。

2. 同注1，圖一七一。

曰側階，西曰賓階。三個台階大小不一，東階長1.9米、寬1.9米。西階長1.8米、寬1.9米。中階長2.1米、寬2.2米。

殿堂是周初甲組宮殿基址的主體建築。從柱礎石排列來看，殿堂面闊六間，每間3米，進深6米。堂基地面比東西廂和過廊地面略高些。高出0.3至0.4米。柱洞、礎石排列整齊，東西四排，南北七行。每個柱洞、礎石間距各為三米左右。南北柱洞、礎石間距各約為二米，通面寬17.5米、進深6米。殿基南北寬9米。其屋頂跨度當有9米。堂的四周有外檐牆。堂1、3、5間正對台階當有門。後檐牆多出三個柱洞，當與按置後門有關。堂前無廊柱，但有擎檐柱。前廊寬1.1米，後檐廊基寬1.2米。殿堂台基東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個對稱的方形柱洞。在堂基西北角處有一根倒向西庭的木灰痕迹，殘長2.35米、徑0.15米，似為殿堂後檐柱的痕迹。堂基北壁用土坯砌成，上抹有一層約1厘米厚三合土。

前堂北面正中一門通往過廊，過廊台基南北長8米，東西寬3米。在過廊兩側各有柱洞3個，間距均為3米。

前堂橫廊北面為後庭，被過廊分成東西兩個小庭。即是西周《矢人盤》銘文記曰的「東庭」，有「東庭」之名稱，必有「西庭」存在。東庭面積為7.85×8米，西庭面積為7.85×8.1米。東西兩個小庭低于周圍房基地面0.56至0.61米。畧呈正方形。

後室為東西排列，共五間，面朝南。通面寬23米、進深3.1米。室前帶有迴廊，長20.5米、寬1.6米。共有柱洞8個，間距約2.3至2.7米。地面為三合土灰漿塗抹成的，光滑堅硬。後室後檐牆與東西廂北面山牆通為一體，厚0.75米。前檐牆與隔牆厚均為0.58米。後室東一間房無前檐牆。後檐牆偏西有後門，門坎槽長1.1米、寬0.2米、深0.1米。西一間房由于原地面被破壞，其後檐牆偏東處有門痕迹。後室中間一房，無前中牆。室內地面平整，為三合土灰漿抹成的。

于門塾、庭院、殿堂、後室之兩側為東西廂，南北排列，左右對稱，很有規律。每廂各有八室，前檐牆都帶有迴廊。即是《爾雅·釋宮》所云：「室有東西廂曰廡」。《尚書·顧命篇》云的「東堂」和「西堂」。「東堂」舉行「大射」，「西堂」是設宴的「特牲」。故「東西廂」也稱「東西堂」。

東廂8間，前帶迴廊，面朝庭院。通長43.4米、進深3.2米。均為夯土牆，厚0.58米。迴廊寬1.5米。廊柱柱洞9個，間距2.5米。

西廂共8間，前帶迴廊。其通長、寬與東廂基本相同。西廂西牆中有柱洞礎石20個。西廂二號房間有窖藏二個，編號為H11、H31。這兩個窖藏出土大批周初卜甲。

甲組宮殿基址的排水設施合理科學，于東塾第三室台基下，有一條南北走向的排水道，將中庭所積的雨水通過排水道流向前庭。在台基上挖一條寬0.30米、深0.90米的溝槽。其與《周禮·考工記》所云：「竇其崇三尺」，鄭玄注：「宮中水道」相似。溝槽內置于相互套接的繩紋陶水管七節，全長6米。每節水管大小不一，而且一端大，一端

小。一、二、三節水管均長0.90米。大頭口徑0.24米、小頭口徑0.15米。第四節水管長0.96米，大頭口徑0.28米、小頭口徑0.22米。第五節水管長0.91米，大頭口徑0.23米、小頭口徑0.14米。第六、七節水管長0.77米，大頭口徑0.23米、小頭口徑0.14米。將陶排水管小頭銜接在大頭口內。于陶水管的兩側和其上面用卵石砌成，并用土填滿夯實，與室內地面相平。從第七節水管以南，皆用卵石砌成一條溝槽，通向西南。

前堂後面的過廊台基中有一條用卵石砌成的東西走向排水道，將西庭內所積雨水通過排水道流入東庭，然後再將東庭之內雨水經過東廂第六間房基中的排水道；流入東邊南北走向的大溝內。

這組房屋的牆是用夯土築成的，一般厚0.58至0.75米。牆表與室內地面均抹有以細砂、白灰、黃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正是《周禮·考工記》所云的「白盛」、鄭玄注：「以蜃（蛤類）灰墜牆」。又是《爾雅·釋宮》所云的「墻者謂墜之」。孔安國傳云：「白色飾墻也，即是蜃灰也」。「三合土」墻皮，一般厚0.1厘米，其平整、光滑而堅硬，類似今天水泥墻。

甲組宮殿（宗廟）房頂上的處理問題，我們根據泥疤上的蘆葦和草的痕迹，以及在該遺址裏出土一些周瓦，疑為這組房屋頂是用蘆葦、茅草覆蓋的，然後用少量的瓦覆蓋屋脊和四檐齊，是起着保護作用。

至于甲組宮殿（宗廟）基址的性質，我們認為殿堂是周王處理朝政、舉行祭祀先祖和婚喪等典禮的場所。也就是《土昏禮》、《覲禮》、《射禮》等所載的「堂」。

後室可能是周王和嬪妃居住的地方，即是《周禮》、《儀禮》所云的「前朝後寢」或「前堂後室」的「寢」、「室」。

甲組宮殿（宗廟）建築基址，宏偉規正，結構謹嚴。它把前堂後室，東西門塾，東西廂房與庭院等部份組合成的羣體建築，形成空間封閉，猶如北方至今流行的四合院一樣。這可能把王室私人生活與朝政緊密的結合到一起，也可能按當時宗法制度規定所建造的。

甲組宮殿（宗廟）基址始建與毀棄年代問題，甲組宮殿始建年代，第一、甲組宮殿所用之土，都是其組宮殿東側大溝內之土。大溝裏最低下的灰層與遺物，則是甲組宮殿（宗廟）建成後，最早人居住所倒的垃圾和遺物。在大溝裏出土方唇、高斜直領乳形袋足鬲，其領外中部附有一小橫條泥疤鋸齒紋。此種鬲屬於寶雞市斗雞台瓦鬲墓第一期陶鬲，當是古公、王季時期的遺物。第二、于甲組宮殿（宗廟）基址西廂二號房間十一號窖藏中出土一萬七千多片卜甲，從帶字卜甲字體內容來看，它屬於王季、文王時期的作品。與卜甲同坑出土還有方唇、高斜直領乳形袋足鬲殘片，此鬲屬於早周遺物。第三、甲組宮殿基址出土的木炭，經炭十四測定為公元前1100年。我們依據這三條理由，疑甲組宮殿基址始年代，當在王季末年或文王初年。

對於甲組宮殿毀棄年代，我們根據室內與庭內所出土的遺物，即有早周、西周早、

中、晚三期的陶鬲、罐、盂、缸、瓮、甗等。有些器物似虢國墓中的隨葬物，也類似滎西張家坡西周晚期墓葬中出土鬲、罐、壘等器物。這是我們判斷該組宮殿毀棄年代最重要根據。再者；在西周中期末經過政治動亂，假如這組宮殿在西周中期因失火毀棄，當時人會利用這組台基重建房屋，但在我們清理這組宮殿遺址過程中從未發現第二期重建痕迹。至于土木結構的房屋能否維持三百多年時間，按照鳳雛村甲組宮殿建築質量來看，只要對房頂上部和牆壁經常維修，可以維持三、四百年。今天，在岐山縣城裏就有明代的土木結構房屋。鑒于上述理由，我們認為鳳雛村甲組宮殿和扶風召陳村西周晚期巨型宮殿，都因平王東遷都于洛陽前夕，被犬戎戰火燒毀。

在這組宮殿室與庭院內除出土陶器外，還出土很多玉器，有玉刀、玉鳥、玉蠶等。同時也出現一些金箔與一大堆銅器渣。

1976年3月21日于扶風法門公社召陳村發掘西周中、晚期的巨型宮殿羣體建築基址，它位于岐山鳳雛村周初甲組宮殿(宗廟)基址東南，相距約五華里。這組羣體宮殿建築基址，已編號為F至F11。其中保存最好的是3號宮殿基址。位于3號宮殿東側為一條南北走向，東西寬約10米、深約5米的大溝緊鄰。

3號殿基亦是一座夯土高台建築，台基高出當時地面0.70米左右。殿基東西長22米、南北寬13.4米(圖四)。殿基上有4排柱礎石的墊基坑，坑窩徑1米左右，內有20多個大卵石。每排墊基坑間距均為5.5米。南北縱列5至6個柱礎石墊基坑，間距2.5至3米。其東邊有一列5個柱礎石墊基坑。這組宮殿牆壁與地面都被後人破壞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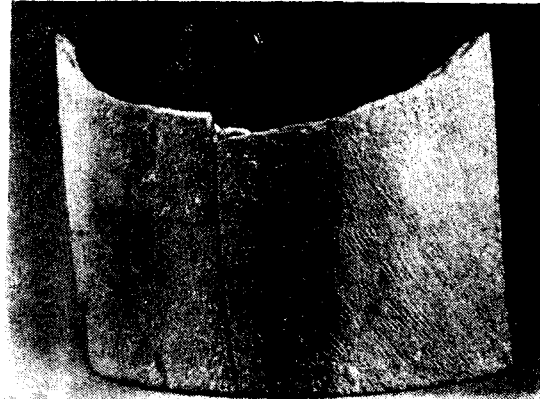
位于3號殿基正西，為1、2號宮殿基址，相距50米左右。2號殿基東和南邊保存有用小河卵石鋪成的散水。東邊一條散水長8米、寬0.60米。

在1、2、3號殿基址中，出土大量西周瓦(附圖)。瓦的種類很多，有瓦片、筒瓦與瓦當之分。板瓦有巨形板瓦、板瓦、小板瓦；筒瓦有大筒瓦、筒瓦、小筒瓦。瓦當有素面和花紋瓦當。板瓦正面飾細繩紋，筒瓦正面飾三角紋與雷紋。有些板瓦與筒瓦的正面和背面都帶有固定位置的瓦釘或瓦環，一至二個。花紋瓦當有一周重四紋與菊花。瓦都是用泥條盤築製成的，背面有波浪式手摸印迹，其厚薄不均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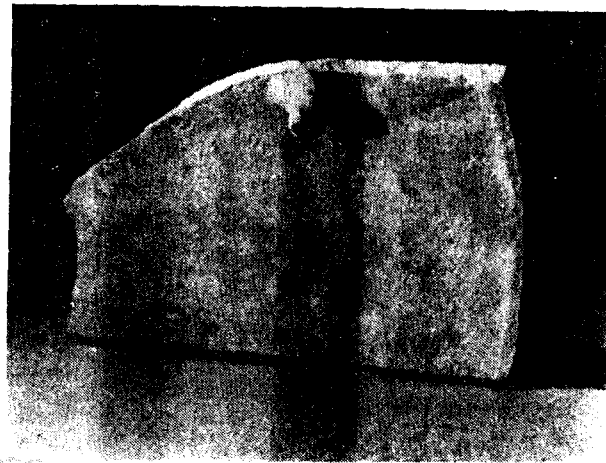
召陳村西周中、晚宮殿羣，其屋上部除用蘆葦覆蓋外，于其上還覆蓋一層瓦。由于瓦的大量使用，隨着屋頂的改變，樑、架、柱的負荷力量亦隨之加重，所以陳召村三號殿基的柱礎基坑加密加大、加固，亦可能反映這種適應樑、架、柱結構改變的需要，與鳳雛村甲組宮殿基址中小柱洞、小礎石有顯著區別。

(二) 一般房屋建築遺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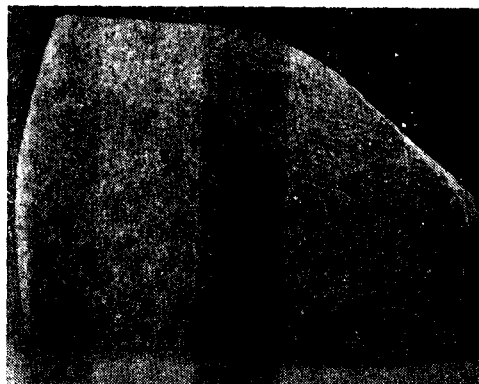
1. 禮村長方形淺土窖式房屋遺迹，位于鳳雛村甲組宮殿(宗廟)基址東南約600米處。這座房屋遺迹是1961年發掘出來的。其東部被西周第3號墓打破。該房基南北長2.5米，東西寬度不清楚(圖五)。房屋建築形制，是自地面向下挖成長方形土坑，坑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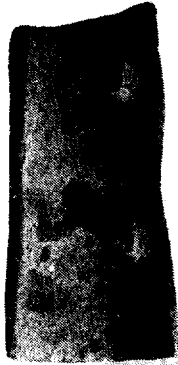
鳳雛村出土西周板瓦，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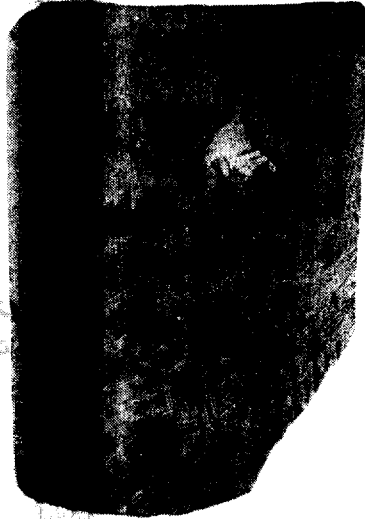
鳳雛村出土板瓦，背面有瓦釘



鳳雛村出土西周板瓦



鳳雛出土板瓦背面
有瓦釘



岐山鳳雛村出土板瓦



岐山鳳雛村出土周筒瓦



岐山禮村出土西周
素面半瓦當 (殘)

徐錫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香港中文大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爲牆壁，深1.5米。門道突出于西南角，長1.4米、寬0.88米。有兩個台階，第一台階長0.45米，第二台階長0.95米，台階呈坡狀。第一台階比地面低0.25米；第二台階比室內門道高出0.3米。西牆壁上挖一平底弧頂的壁龕，龕與門道相連，龕底與第二台階等高，底長0.45米、高0.5米、深0.5至0.25米。灶坑位于屋內西北角，坑呈半橢圓形，東西長0.6米、南北寬0.3至0.5米。灶就屋內地面下挖成的，南部較高，北部較低。坑的低壁長期經火烤，已形成4至6厘米厚的堅硬燒土層。這座房屋的建築，正符合《詩·大雅·緜篇》所記載古公亶父由邠遷岐前後的「陶覆陶穴」居住情況，亦類似雙庵龍山文化遺址中的半地穴式房子。在這座房子裏出土早周陶器。它處于禮村遺址第四層。我們以爲這座房屋遺迹屬于西周早期遺迹。

2. 齊家村東西周中期平民居住的夯土房屋建築基址，其位扶風召陳村西周宮殿建築羣基址西南，相距1,500米左右。這羣平民夯土房屋基址亦是高台建築。每間房屋面積約12平方米。并有內外間，即是前堂後室。該房屋基址保存殘夯土牆基高1.5米左右，牆厚58厘米。其中有一間房屋北牆開着一米見方的窗戶，窗上有十字形木條窗棂痕迹。

3. 古公從邠遷居周原之初，當時他由于忙于平定原居住周原一些土著部落，還顧不上大興土木，仍居住半地穴式的土窖房屋。

到王季時，由于王季被殷封爲牧師，任殷商之官職，文王又被殷封西伯，即周原出土84號卜甲中所稱的「周方伯」。周在政治上已從屬于殷商統治，降爲殷的附屬國，其經濟、文化等方面必然要受殷商先進文化的影響。因此，岐山鳳雛村甲組宮殿(宗廟)基址建築技術，很可能從殷商宮殿建築技術影響而建造成的，也標誌稱王的象徵。

關於鳳雛村甲組宮殿建築技術，完全符合《詩·大雅·緜》所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卑立室家，其繩剛直，縮版以載，作庶翼翼，抹之暎暎，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擊鼓弗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修行」。

用瓦覆蓋屋頂，完全是周人發明的，這是房屋建築技術上一個大的突破。

(三) 手工業作坊

1. 雲塘西周製骨作坊，位于扶風召陳宮殿建築羣基址西北，相距1500米左右。于岐山鳳雛村周初甲組宮殿基址東南，相距1000米左右。于雲塘發掘灰坑中清理出骨料二萬多斤。從廢骨料與半成品研究分析，幾乎所有骨料都經過有切鋸加工痕迹(圖六)，使我們對西周時期製造骨器時，由選材、鋸割、削銼、磨光、雕嵌到成品的出廠等有一個完整的工序。一些講究的成品，還要在其尾端進行雕鏤或鑲嵌松綠石。可見手工業奴隸的技術是十分熟練的，作坊內已出土有精細的成品及半成品，有骨鏟、骨錐、骨鏃、骨小刀、針等，尤其骨筭爲最多(圖七)，同時還出現製造骨器的工具，如銅鋸、鑽、小刀等(圖八)。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分工詳細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是手工業中的

一個進步。骨料以牛、豬骨為最多。亦有鹿骨的出現，可知骨料的來源，以家畜為主，也有狩獵得來的。反映了當時農業、牧畜生產的發達和分工情況。家畜的飼養是以農業為基礎，只有農業有了發展，才能提供豐富的飼料來馴養大量的家畜，促使畜牧業的繁盛發展。

2. 製銅器作坊，目前尚未發現，但在扶風黃堆公社齊鎮附近斷崖上經常出現製銅器的陶範，估計西周製銅器作坊可能于該村附近。

(四) 甲骨文

77年春，我們于鳳雛村周初甲組宮殿（宗廟）基址西廂二號房間十一號窖藏中，發現一萬七千多片卜甲，絕大多數是龜甲，牛骨僅有二百多片。從已清理甲骨來看，龜甲鑽鑿方孔，卜骨鑽鑿圓孔。檢出有字卜甲近300餘片。計字數約600多個。字數最多的一片有30字。

這幾批卜甲，記載了周初的許多重要史實，對探索周文化起源、研究早周和西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殷周關係等方面，都提供了史書和金文中所沒有的珍貴歷史資料。這麼多周初卜甲出土，在我國還是首次，是研究早周和西周歷史的原始檔案；它的出現與過去河南安陽殷墟甲骨文有同等的重要意義。

從這批卜甲文字字體來看，它屬於周文王時期的產品。這批卜辭字體有些類似殷墟卜辭第三期，如3、11、14、61、75、80、100、112、113、133、134等卜甲中的「𠄎」字，這種「𠄎」字接近于殷墟出土殷廩辛、康丁時期卜辭中的王字。廩辛、康丁相當于周王季晚期，文王早期。也有些卜辭字體接近殷墟卜辭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時期，如1、82、84、112、174、189等號卜甲中的「王」字，這和王字與殷乙、辛時期卜辭中王字沒有什麼區別，它亦類似武王時期的「天亡殷」與「利簋」中的王字。

從這批卜甲的內容來看，如1號卜甲契刻着「癸子（巳）、彝文武帝乙宗。貞：王其𠄎（邠）祭，成唐（湯）^𠄎。祭（禦）及（服）乍女其彝，血（盟）^𠄎三、豚三、由（佳）又（有）正」（圖九）。84號卜甲契刻着「貞：王其^𠄎又（侑）太甲，^𠄎周方白（伯）^𠄎（炬）其由（佳）正。不左于受又（有）祐」（圖十）。1和84號卜甲都記述周文王祭祀殷紂王帝辛之父帝乙和帝辛先祖太甲、成湯的史實，周文王自稱周方伯。從這兩片卜甲并證實周確實從屬於殷，降為殷商附屬國地位。特別重要的是第一片卜甲記述，周文王向殷先祖盟誓，要走商湯的正道。第84號卜甲，是周文王求侑殷先祖太甲，太甲告訴周方伯（即周文王）實行光明正道，上帝已不左助于殷紂有祐。這片卜甲刻辭是周文王要準備伐紂滅殷尋找的理論根據，使自己要大舉伐紂滅殷的行動名正言順。而證實《史記·周本紀》和《尚書·泰誓篇》的可靠性。

同時，這批卜甲反映了周與少數民族的關係。當時有些少數民族早已從屬於周，都是在武王伐紂前被征服的。所以後來才會有「庸、蜀、羌、髳、微、濮」等諸侯跟隨周

武王伐紂滅商的聯盟。83號卜甲刻辭有「日**今秋**，楚子來告」（圖十一）；8號刻有「**𠄎**鬼吏(事)乎宅商西」等(圖十二)。這反映，**𠄎**、楚、鬼等諸侯早就叛殷咸歸于周。

68號卜甲刻辭有「伐蜀」（圖十三）和110號卜甲刻辭「征集」（圖十四），22號卜甲中刻辭有「虫(崇)白(伯)」（圖十五）等。巢、蜀地望，當在今河南洛陽以南。由于這些小國家所處的地位，又堅決維護殷的統治，因此，周文王就首先滅掉崇侯虎，然後伐蜀征集，拔掉自己向前進軍的障礙。反映了周文王晚期三分天下有其二，在這時，文王已不稱伯而稱王。

9號卜甲有「大出于川」（圖十六）。102號卜甲有「見工于洛」（圖十七）。136號卜甲有「今秋，王**𠄎**(佳)克往**𠄎**(密)」（圖十八），23號卜甲有「于尚(上)**𠄎**(號)」（圖十九）。116卜甲有「**𠄎**叔族」（圖二十）等。上述卜辭正說明周的勢力範圍不斷向外擴大，并分封自己的親叔佔領軍事要地。

15與50號卜甲中有「太保」（圖二十一）。保本是官名，沿襲殷商師保官制。如《尚書·秦誓》有「放黜師保」。召公奭曾為太保之官，召公奭為文王之子，他可于文王晚期出任「太保」官職。卜甲中的「**𠄎**叔」、「太保」、「畢公」等都是文王末年、周初的重臣。

古公由邠遷居岐後，周雖從屬于殷，在其文化上必然受殷商文化的影響，然而這絕對不是簡單的繼承和抄襲殷文化，而且仍保存原有周文化自己的特點。如64號卜甲上契刻着「六年」，而殷墟卜辭將年都刻成「祀」。48、54卜甲有「既吉」；13號卜甲有「既魄」；64號卜甲有「既死」等詞彙，這些詞彙在殷虛卜辭中從未出現過。它作為月相來補充殷的干支紀日法，完全適應當時農業生產的需要。後來，西周金文中所出現的「初吉」、「既生霸」、「既望(月望)」、「既死霸」等，可能由其發展來的。這說明周文化發展有它自己的個性。

周原出土7號卜甲契刻有「**𠄎**」（圖二十二），81號卜甲有「**𠄎**」，85號卜甲有「**𠄎**」（圖二十三）等，這種數字排列，實是文王時期的奇偶數的八卦的重卦³，它是我國最早將數豐用于哲學，來解釋人們對自然界和人的一切行動吉凶。至于春秋戰國時盛行的陰陽八卦學（即三、三三），可能由其發展來的。將奇偶數組成八卦，不僅周原卜甲中有，豐西張家坡卜甲卜骨也有，如「**𠄎**」、「**𠄎**」、「**𠄎**」。而在西周金文中經常出現這種卦形，如《虢父戊卣》有「**𠄎**」，《召卣》有「**𠄎**」，《董伯簋》有「**𠄎**」《中方鼎》有「**𠄎**」，《仲裕父鼎》有「**𠄎**」，《盤文》有「**𠄎**」等。上述都是三和六個數組成卦形，周易中無一、五，而卜甲和金文中有一、五等數字。當時人由于怕卦形混淆，省

3. 參本人和樓宇棟合著的《西周卦畫試說——周原卜甲上卦畫初探》（《中國哲學》第三輯，1980年8月）。亦參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四期）。

去二、三、三(四)等三個數字。像這種卦形，類似于1949年前我國西南地區一些少數民族常用的奇偶數占卜法。⁴

周原卜甲與殷虛卜辭內容，是顯然不同的，從殷虛卜辭看出，殷王朝過于迷信，整天占卜，有時一天占卜幾次，其占卜的內容，如「求雨」、「求豐年」、或者記載「田獵」、「出入」、「征伐」等吉兇。而周不同，遇重大事情才占卜，因此甲骨文不如殷那麼多。周原卜甲刻辭主要是與伐紂滅殷、實行正道，諸侯叛殷咸歸周，征伐出入、月相、八卦等，只有個別卜甲上記載「殷王田獵」之事。但此事亦與政治上有關。

周原卜甲契文字體小如粟米，要用五倍放大鏡才能看清楚。其文字都是用鋒刃契刻的，字體有直筆和圓筆，有細體和粗體等。直筆刀刻剛勁有力，圓筆刀運用自如，顯示出高度熟練的技巧。這對研究我國微雕史最早、最好的珍貴資料。

上述卜甲大批出現，不但肯定了鳳雛村周初甲組宮殿(宗廟)基址的建築年代，而且說明周與商王朝的從屬關係，可以用龜甲文來研究商末周初王朝興起史。同時說明在這個時期，離安陽很遠的歧周文化，不亞于河南安陽商文化。

(五) 周原出土的西周銅器

近三十年來，周原出土早周和西周青銅器近五百件。屬于早周有《雲雷紋觚》、《饗鬶》、《斝》、《聯珠雲紋鬲》、《弦紋鼎》、《饗鬶紋鼎》、《交宇父乙鼎》、《夬父乙觚》、《夬父癸觶》、《夬父癸尊》、《夬卣》、《鳳桂斝》、《庚卣》、《夬卣》、《夬卣》等。這期銅器紋飾特點，主要以饗鬶紋、夬紋、乳釘紋、圓渦紋、聯珠雲紋為主題，并用雲雷紋作主題，並用雲雷紋作衬地的複層紋飾。銅器上所鑄的銘文一至數十個字，字體肥一些，與殷虛第五期卜辭近似。

屬于西周早朝的銅器有《史詒簋》、《尹壹鼎》、《史迹方鼎》甲、乙、《史迹角》、《外叔鼎》、《商尊》、《商卣》、《夬紋簋》、《鏡》等。在此期紋飾特點，饗鬶紋、夬紋仍為主題，雲雷紋為衬地，器身布滿紋飾，沒有空隙之處，表現出青銅器鼎盛時期裝紋飾藝術的獨有風格。在這期銅器上已出現成條的長尾鳥與單個大鳥紋飾。銘文字體肥瘦適中。

屬于西周中期銅器有《衛簋》、《庚茲鼎》、《白車父盃》、《或方鼎》、《衛簋》、《五杞衛鼎》、《九年衛鼎》、《竊曲紋鼎》、《亞鼎》、《仲南父壺》、《夬卣》、《史墻盤》等(圖二十四)。這期紋飾特點，饗鬶紋已退到次要地位。一般飾于器的足部。竊曲紋與瓦紋盛行。重環紋、環帶紋、鱗紋、雙獸紋已開始出現。銘文由長肥變成瘦長，如「王」字。

4. 汪寧生《八卦起源》(《考古》1976年第四期)。

屬於西周晚期銅器有：《白多父鬲》、《榮有司鬲》、《成伯孫父鬲》、《仲湑父鼎》、《善夫旅伯鼎》、《善夫伯辛父鼎》、《旅仲簋》、《公臣簋》、《此鼎》（甲、乙、丙）、《此鼎》（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白先父鬲》、《微伯癸鬲》、《癸殷》、《癸盃》、《癸爵》、《癸鍾》、《白尙肇基鼎》、《白寬父鬲》等。鼎形特點，侈耳、淺盤、獸蹄足。簋、鐘、盃等器盛行。銅器上的紋飾，以變形竊曲紋、蟠龍紋、瓦紋、鱗紋、雙頭獸紋為主題。銘文字體長方，筆道均勻，文字布局嚴謹規整。

周原出土這批青銅器，以歷史價值而說，價值最高、最重要的，要以岐山董家村西出土《衛鼎》、《衛簋》、《衛盃》、《曠匱》等37件和扶風庄白村南出土的《史牆盤》等（圖二十四）103件青銅器。

《衛鼎》、《衛盃》銘文記日工商奴隸主「裘衛」用玉器、服飾、皮革、車馬器具等，向領主奴隸主「矩伯」交換土地和林地。土地出租，正反映西期中期以後生產關係開始發生變化，是我國封建制已開始從奴隸制社會中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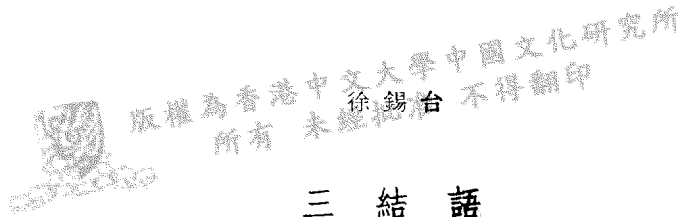
《曠匱》銘文記述《牧牛》違背先誓，輸于他的上師曠的訴訟，以罪行牧牛被判為鞭笞五百，罰金（銅）三百鈔。這是我國最早的一篇法律判決書史料。

微氏《史牆盤》銘文（圖二十五），不但記述西周文、武、康、昭、穆、恭等七個王事蹟，而且還記述微氏家族七世跟隨着周王立下功績。這篇銘文證實司馬遷著《史記·周本紀》的可靠性。同時，還增補微族一些新的歷史資料。這批青銅器亦是西周青銅器斷代的標準器。

（六） 早周與西周墓葬

在周原發掘周墓近二百座，皆是中、小型墓。另外還清理出七座車馬坑。這批周墓時代，包括早周與西周早、中、晚四期。特別重要的是這批早周小墓，儘管墓中隨葬物不多，但出土一些陶鬲、鬲罐、陶壺、銅戈等器，我們根據這些器物特點，使我們得知古公由邠遷岐前的古邠地望當在甘肅慶陽、靈台和陝西長武一帶。另一方面，使我們知道早周文化與龍山文化、齊家文化有着密切關係，對我們探索周文化淵源會起很大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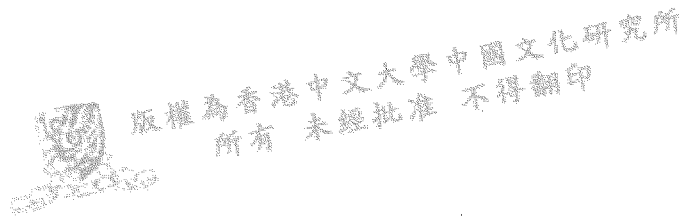
周原出現的車馬坑，與豐西張家坡出土的車馬坑，在葬法上有些不同，如在賀家村西地發現一座車馬坑，坑為長方形，于坑底先放置蘆蓆，然後將八匹馬弄死擺在蘆蓆上，再將大車放置于八匹馬身上，在大車上又放置一輛小車，并用夯土填滿夯實。又于賀家村西南密場發現一座車馬坑，坑中埋葬二十四頭馬，很不規則，東倒西斜，橫豎皆有，除埋馬之外，還埋葬一些車馬器與護心獸面大銅泡。另外還有一些方坑，只埋葬二至四匹馬。真車真馬的習俗產生于殷代，直到戰國末由象徵的木車木馬，或陶車陶馬所代替。



三 結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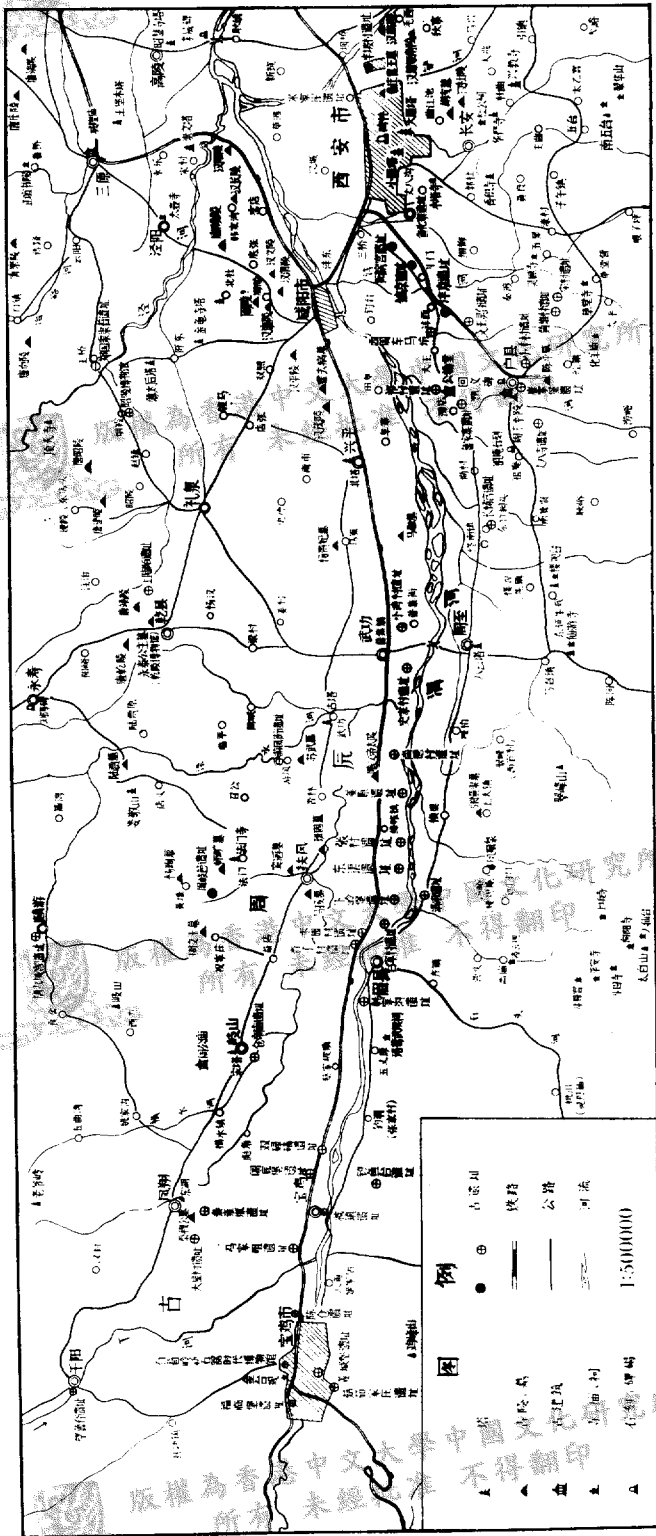
周原考古記用六個專題，將近三十年來周原考古所發現的重要遺迹和遺物，基本上都包括裏去，便于一般讀者對我們在周原考古所取得一些成就有所了解。特別對一些歷史工作者從事早周和西周歷史研究提供了很多的歷史資料，便于他們研究周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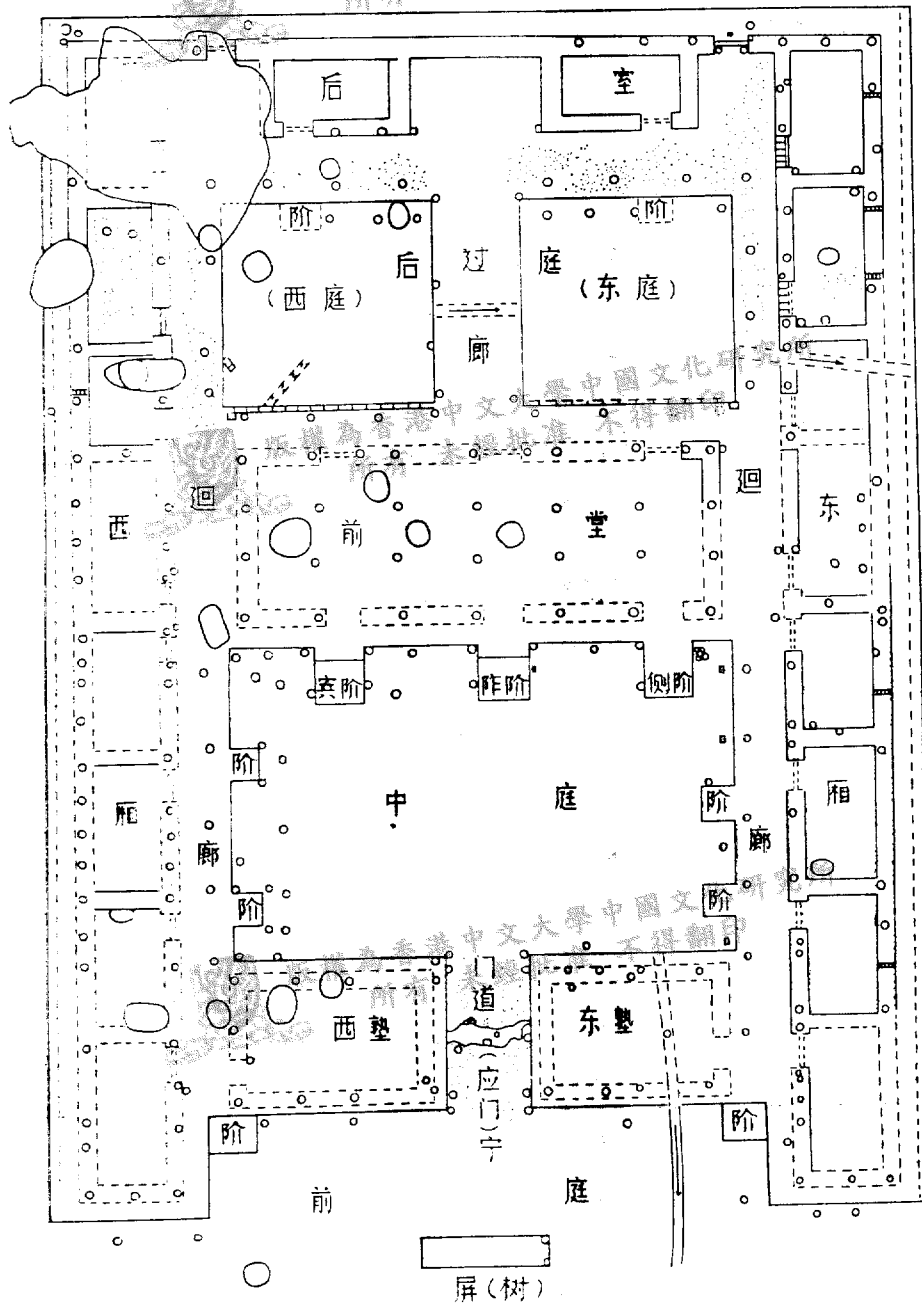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于西安雁塔路九號



圖版目錄

- 壹 周原遺址置圖
- 貳 周岐邑文物遺迹分佈畧圖
- 叁 鳳雛西周甲組宮殿(宗廟)基礎平面圖
- 肆 召陳西周三號宮殿基址平面圖
- 伍 禮村早周半地穴式房基址平、剖面圖
- 陸 雲塘出土西周骨料及骨器
- 柒 雲塘出土骨鏃、骨刀、骨針、骨鏃
- 捌 雲塘出土銅鋸、銅鑽、銅刀
- 玖 周原出土1號卜甲
- 拾 周原出土84號卜甲
- 拾壹 周原出土83號卜甲
- 拾貳 周原出土8號卜甲
- 拾叁 周原出土68號卜甲
- 拾肆 周原出土110號卜甲
- 拾伍 周原出土22號卜甲
- 拾陸 周原出土9號卜甲
- 拾柒 周原出土102號卜甲
- 拾捌 周原出土136號卜甲
- 拾玖 周原出土23號卜甲
- 貳拾 周原出土116號卜甲
- 貳壹 周原出土15號卜甲
- 貳貳 周原出土7號卜甲
- 貳叁 周原出土85號卜甲
- 貳肆 西周《史牆盤》
- 貳伍 周原莊白出土《史牆盤》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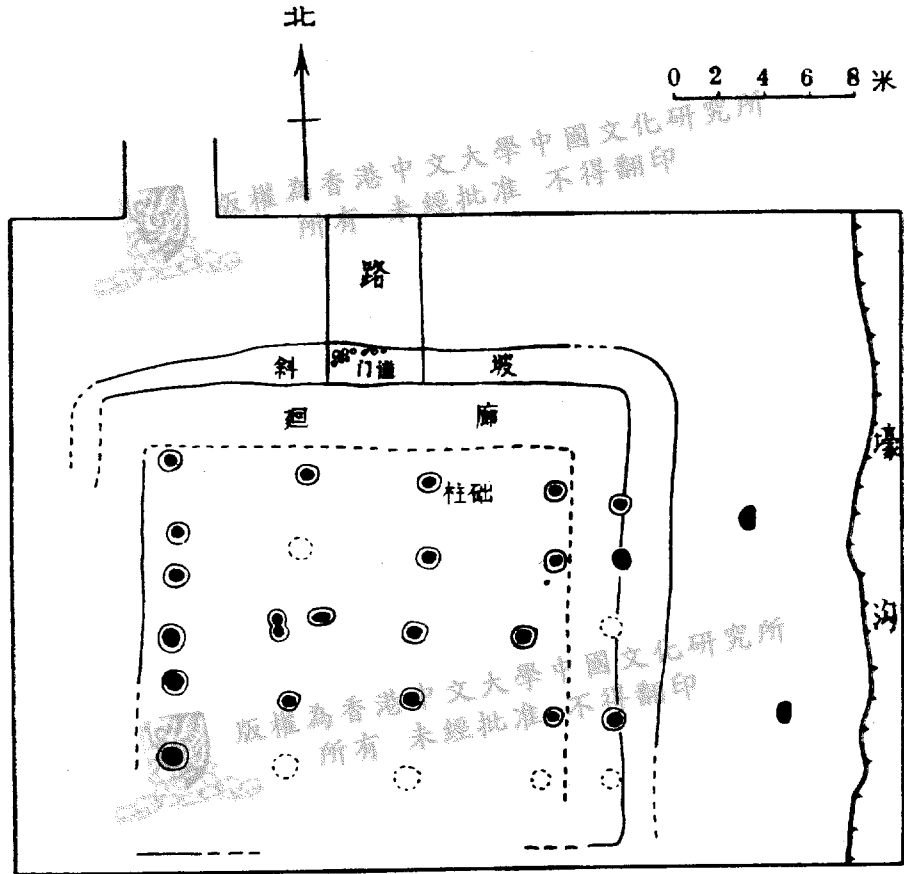




— — — 夯土牆基	— — — 門	— — — 水道
○ 窳柱	○ 石共	— — — 土坑
○ □ 柱位	— 砂条	- - - 复原线
— — — 灰柱炭迹	— 三合土	○ 墓坑

圖三 鳳雛西周甲組宮殿(宗廟)基礎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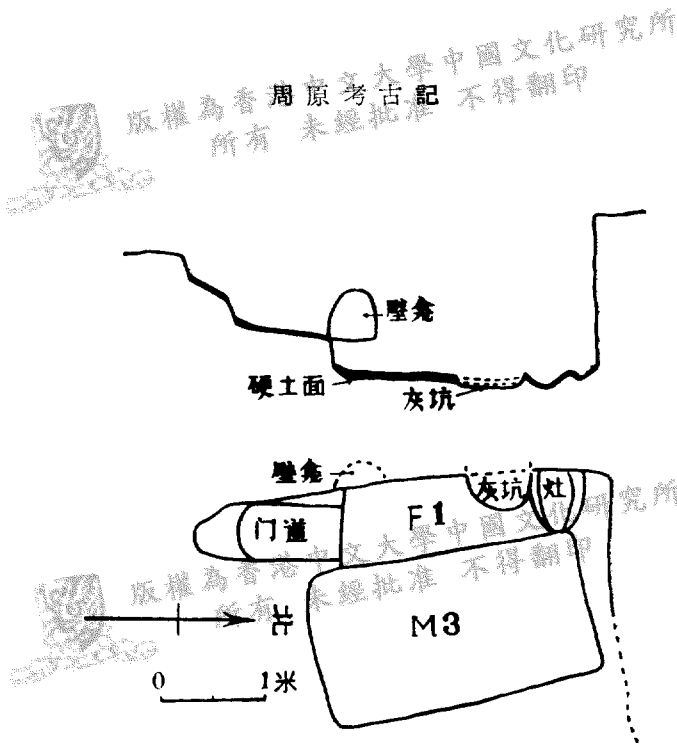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徐錫台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四 召陳西周三號宮殿基址平面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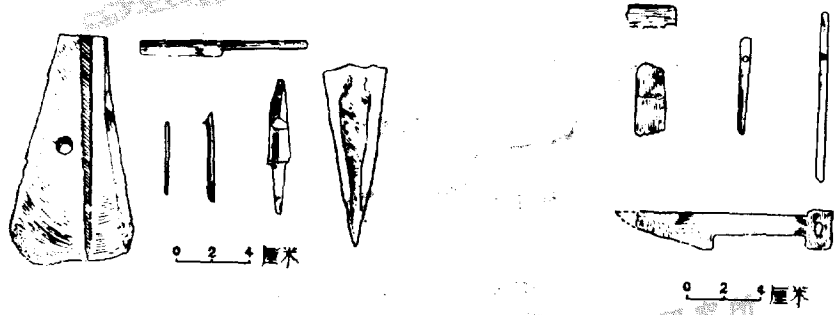


圖五 禮村早周半地穴式房基址平、剖面圖



圖六 雲塘出土西周骨料及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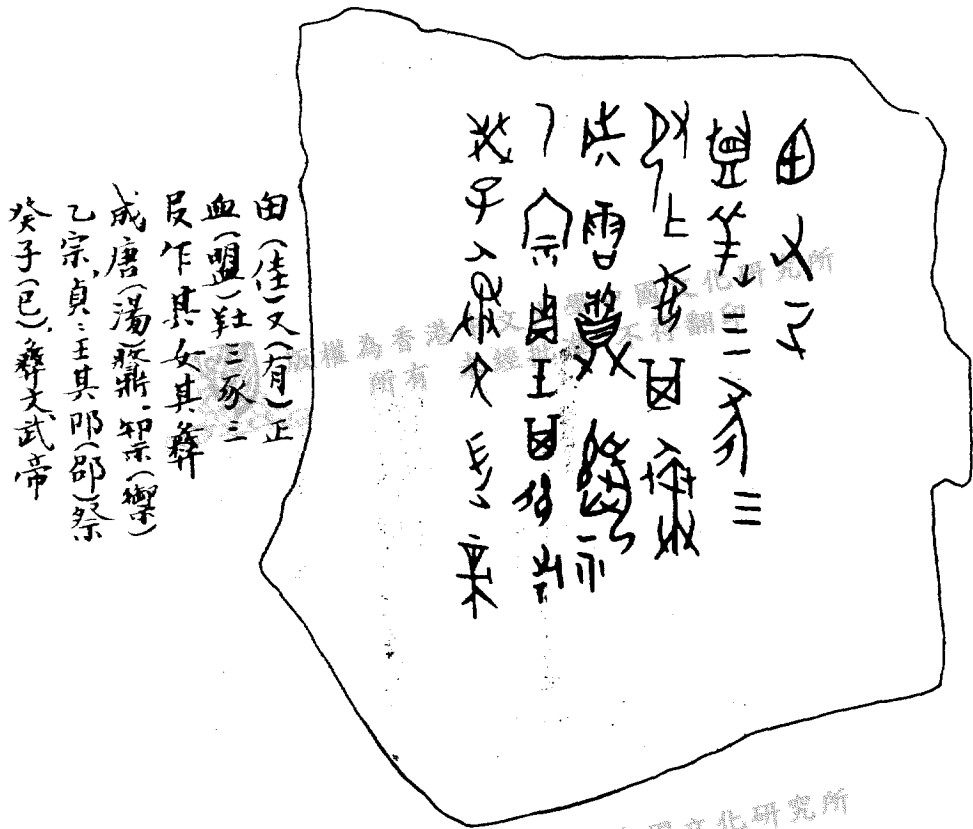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徐錫台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七 雲塘出土骨鏃、骨刀、骨針、骨鏟

圖八 雲塘出土銅鋸、銅鑽、銅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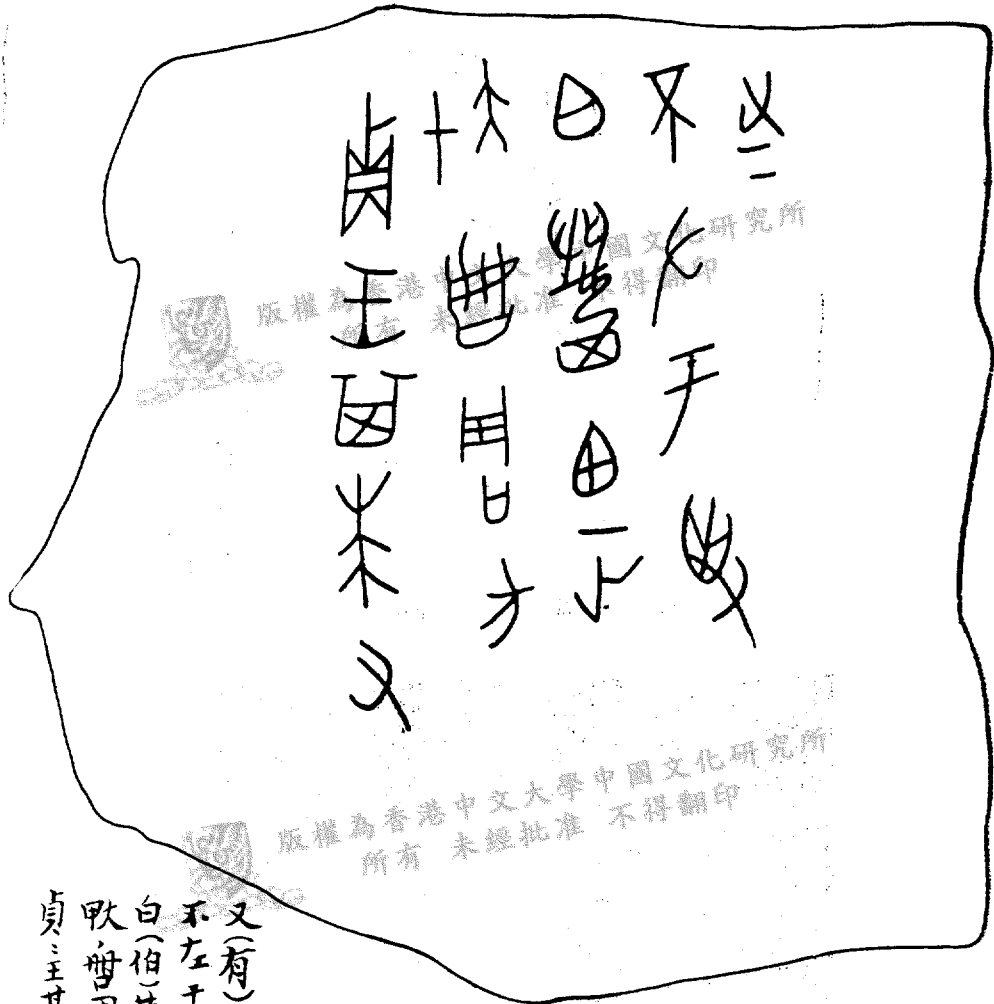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田 又 子
 豐 美 三 子 三
 以上 子 田 子 成
 共 豐 子 子 子
 宗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由(佳)又(有)正
 血(盟)社三子三
 辰乍其女其彝
 成唐(湯)厥將(知宗)禦
 乙宗(貞)王其即(邵)祭
 癸子(巳)彝文武帝

圖九 周原出土1號卜甲

周原考古記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又(有)祐
 不左于受
 白(伯)昔其田(佳)正
 厥(曾)周方
 貞(主)其衆(有)

圖十 周原出土84號卜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十一 周原出土83號卜甲



所入鬼史(事)乎宅商西

圖十二 周原出土8號卜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十三 周原出土68號卜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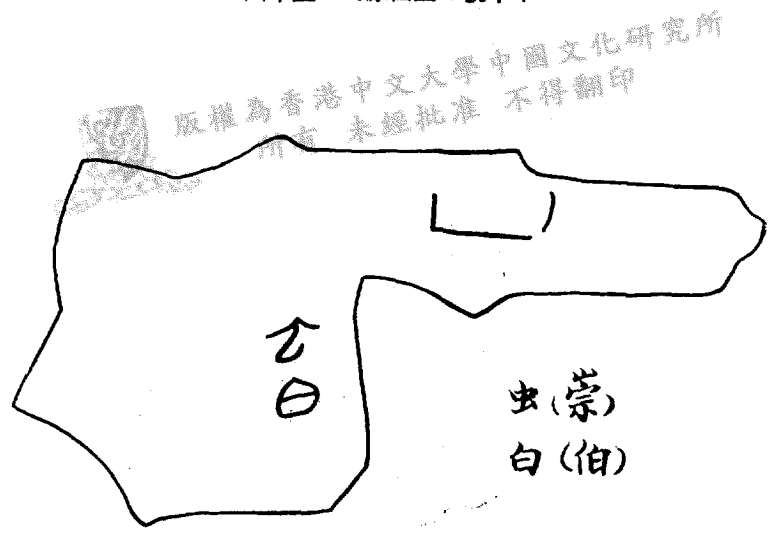


圖十四 周原出土110號卜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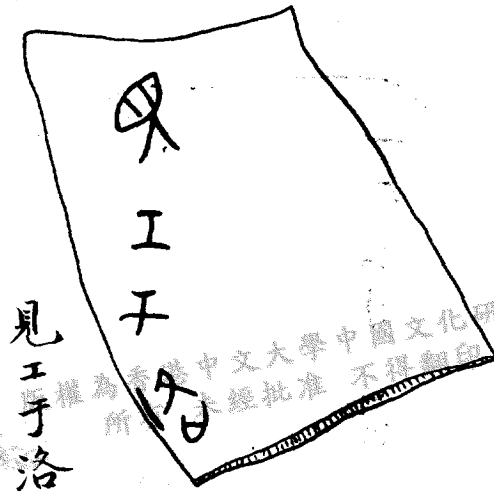


圖十五 周原出土22號卜甲



圖十六 周原出土9號卜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見工于洛

圖十七 周原出土102號卜甲



克往寢(密)
今龜(秋)白

圖十八 周原出土136號卜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徐錫台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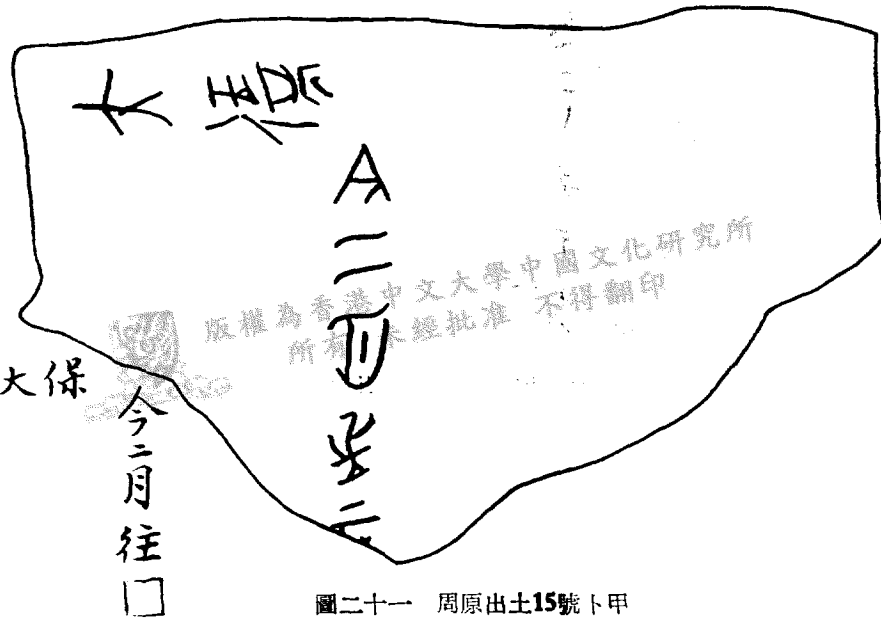
圖十九 周原出土23號卜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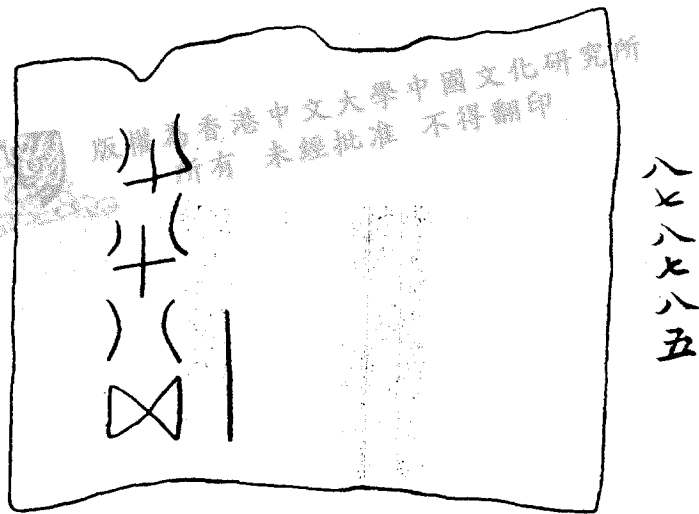


圖二十 周原出土116號卜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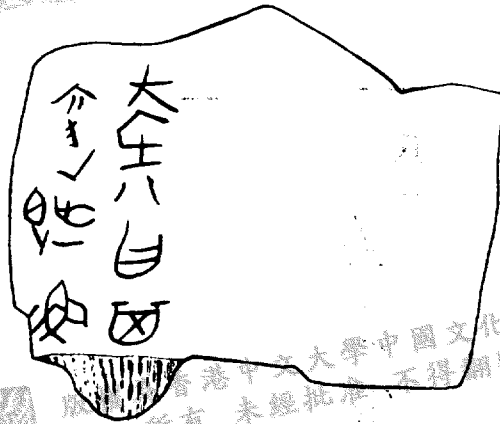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周原出土15號卜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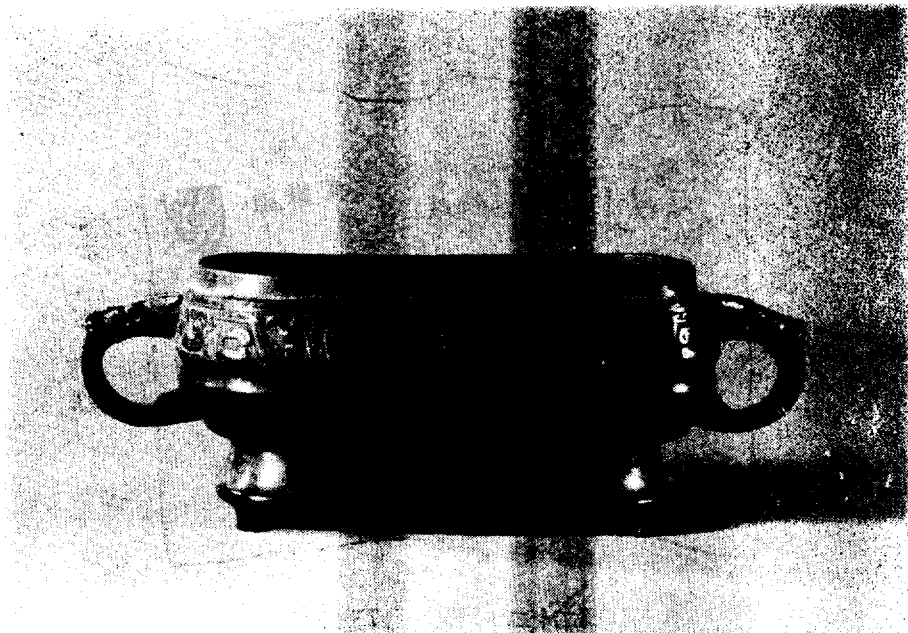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周原出土7號卜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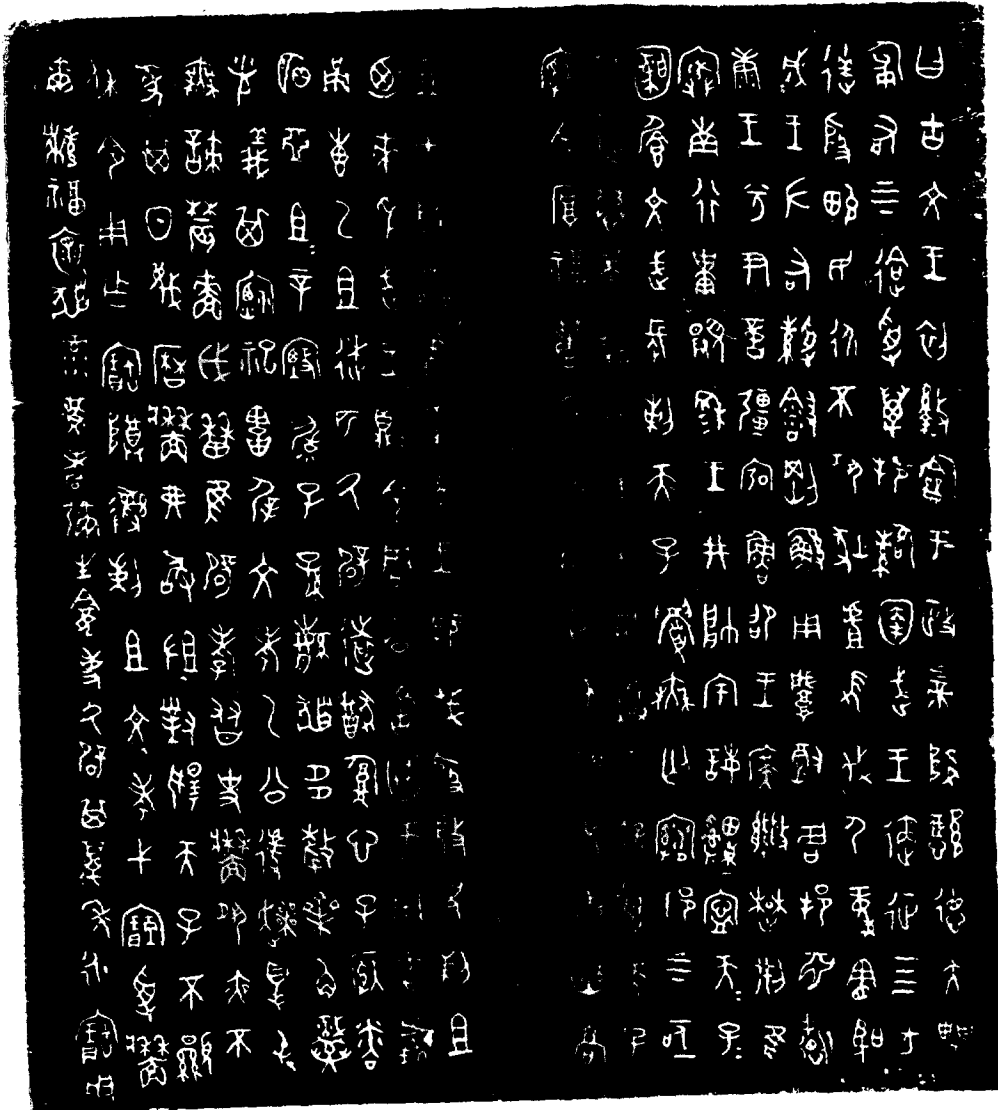
七六六七一八曰其
□ 即魚(古)

圖二十三 周原出土85號卜甲



圖二十四 西周《史牆盤》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二十五 周原莊白出土《史》銘文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 Archaeological Record of Chou-yüan

(A Summar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Xu Xi-tai

The site of Chou-yüan 周原 is situ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Kwan-chung 關中 in Shensi 陝西, about 200 *li* 華里 from Hsi-an 西安, and lies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Ch'i-shan 岐山 and Fu-fêng 扶風. This stretch of land was the birth place of the Chou 周 Dynasty. From the time of Ku Kung Tan Fu's settlement in Chou-yüan 周原 up to Wên Wang's 文王 move to Fêng 豐 in his later years, it had been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rly Chou 早周 Dynasty. In order to further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Early Chou 早周 and Western Chou 西周, the Provincial Archaeology Institute 省考古研究所 sent the Ch'i-shan Archaeological Team 岐山考古隊 (Chou-yüan Archaeological Team 周原考古隊) to carry out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in Chou-yüan 周原. From 1960 to 1979, a lot of relics,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to the research of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Early Chou 早周 Dynasty had been discovered.

This article, in three parts, which summarizes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Chou-yü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周原考古研究所 in the last 2 decades, will be of interest to the students of history, philology, architecture and archaeolog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